

丞相 不敢

天天看
TIAN TIAN KAN
MOANS



丞相
每晚睡前
三省己身

《飞·魔幻》最COOL萌的【天下同萌】

当腹黑真男神遇上束胸段“男”神

这日子没法过了!

1 碰到武陵王要谨慎

2 身高不够帽子来凑

3 上朝前记得要束胸



滚动
头条


丞相不近女色，却与武陵王暗中传情，大司马屡次拒婚，只因爱慕绝色丞相

武陵王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

全民婚嫁居然是女儿身！黑幕上位，女扮男装，

本丞相就是这么任性!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丞相不敢当 / 天如玉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5.6

ISBN 978-7-5171-1285-3

I . ①丞… II . ①天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8012 号

责任编辑: 马晓冉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10.5 印张

字 数 453 千字

定 价 24.80 元

ISBN 978-7-5171-1285-3



目录

天相不取



楔子 0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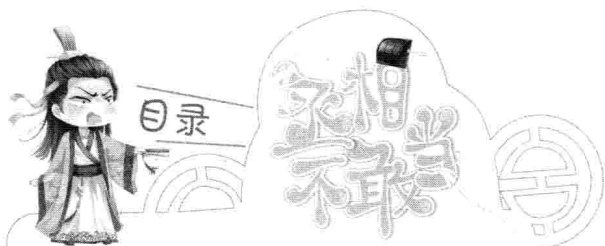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003

第二章 031

第三章 058

第四章 082

第五章 117



第六章	152
第七章	194
第八章	235
第九章	269
第十章	287
番外	320



楔子

晋国皇帝偏头痛。

一代佞臣谢铭光即将蹬腿，却死死抱着丞相之位不肯撒手。更甚至，今日居然一封奏折递上来，说要把丞相的位子留给自己孙子来坐！

什么叫无耻？这就是！

整个大晋谁不知谢家权倾天下偏偏阴盛阳衰？谢铭光那几个旁系的侄子侄孙都不成气候，直系这边唯一的血脉也就是他那独子，还一天到晚地想着炼丹求仙，死得比他还早，膝下并未留下子嗣啊。

皇帝揉完额角开始细看奏折，想弄清谢家到底何时出了个孙子。

谢铭光在奏折里说得也算清楚，说是自己儿子生前风流成性，年少时曾瞒着家人与一平民女子育有一子，名唤谢殊，如今接回家已有八年。

大晋士庶不婚，他觉得这个孙儿出身低微，面上无光，就一直没敢告诉皇帝，教养了几年后总算拿得出手了，便让他进入官场历练。如今谢殊已官至门下省侍中，为官以来又兢兢业业，他这才敢吱声。

总而言之，谢丞相觉得，如今自己眼看着就要挂了，而丞相之位不能空着。他老人家秉着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奉献精神，决定将孙儿推出来接班，并且谦虚地表示：请陛下将就将就着用吧。

“荒唐！”大晋最重门第，皇帝也不例外，一看完就雷霆震怒地将折子攥到了地上，“好个任人唯亲的谢相！这个谢殊不过是身上有着庶民血统的私生子，居然不声不响做了侍中！如今还想一步登天做丞相？哼，朕看那老东西是铁齿铜牙，咬着朝权死不松嘴！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了？”

众人垂首，朝堂上一片寂静。

皇帝这才想起朝中几大世家早已被谢家压住，如今百官当中几乎有一半都是谢家的人，顿时气得一口老血哽在喉头，险些昏厥。

谢老丞相不愧天下第一佞臣，只剩一口气了也硬吊着跟皇帝耗，叫谢家的心腹官员每天轮着番地骚扰皇帝，折子一封一封地递，前赴后继，不屈不挠。

看样子，新丞相不姓谢他是不会闭眼的了。

“气死朕了！气死朕了……”皇帝气得胡子乱颤，朝臣里找不到可靠的帮手，只有在太后的寿安宫里转悠。

太后望着他，手捻佛珠，幽幽叹息：“依哀家之见，还是叫武陵王回京吧。”武陵王乃是太后的侄孙，因有战功而被册封为异姓王。他战功赫赫，又深得民心，谢铭光岂能容他，前几年见天下太平，便寻了个莫须有的借口将他扫到边疆去了。

所以太后这么一说，皇帝立马就明白了：“母后是说让武陵王回来牵制谢家？”

太后以前垂帘听政过，处理起政事丝毫没有小家子气，点头道：“谢铭光将死，但余威犹在，此时还动不得根本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找个同样有权势的以掣其肘。何况武陵王这一回来，不止谢家，其他世家大族也会心存忌惮。”

皇帝细细一想，觉得在理。

第二日，朝廷下诏，谢相重病，亟待静养，丞相一职移交其孙谢殊，加封录尚书事。并召武陵王卫屹之归都，加封大司马。

谢铭光顿时放下心头大石，是夜便到了弥留之际。

谢殊跪在他床头，聆听最后的训示。老爷子嘴唇翕张，话已说不清楚，谢殊只好附耳过去。

“记住……死也不能被他们发现……你是……是……”

谢殊握住老爷子的手，严肃地保证：“祖父放心，孙儿每日都有好好束胸的。”

“你……”老爷子气得双目圆睁，一个士族之后怎能说这种话，一点不都含蓄！

于是谢老爷子最后没有提到家国大事，没有提到对家人的留恋，而是以一句“以后再也不许提束胸”作为结束语蹬了腿。

国失肱骨，举国哀悼。

皇帝陛下象征意义地落了几滴泪，并亲自写了悼词，当真字字含情，引人落泪，而后命人给新丞相赶制朝服。

谢殊咬牙束胸，将广袖玄色的朝服披上身，发髻仔细罩入进贤冠，走至丞相府中庭，面前是跪了一地谢氏族人和门客官员。

“参见丞相！”

大晋朝权被谢家把持了这么多年后，终于到达鼎盛，出了立国以来最年轻的一位丞相。

左右肃穆，新丞相却悄悄捶了捶肩。

压力大啊……



第一章

1

晋元和二十六年，天降异象。尚在春日，都城建康便已热得如同火炉一般，天上像是有八个太阳，阳光强得晃眼。

坊间风传此乃上天示警，只因朝中有人惑君专权，矛头直指新丞相谢殊。

而谢殊对此的回应只是：“呵呵。”

大晋士庶有别，寒门庶子虽可通过察举等方式进入官场，但向来以家世评定品级，所谓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，高官向来是士族的囊中之物。

而谢殊只是个有着一半庶民血统的私生子，忽然蹦上丞相之位，别说朝堂有人看不惯，民间也有人不平衡。

谢殊本人却对此毫不在意，照旧上朝下朝气皇帝膺应百姓，坚定地继承佞臣路线往前走。

日头强烈，出行之人骤减，丞相府的车舆当街而过，尤为扎眼。

百姓们站在路旁阴凉处观望，口中议论纷纷，言辞间颇多不屑。

车舆的速度忽而慢了不少，众人一愣，以为自己说的话被听了去，个个面露惊慌，却见车帘被一柄折扇挑起，露出一张容色绝艳的脸来。

那悠悠眸眸隐隐带笑，似二月春风，瞬间便将一城鸦青水墨染成了绯碧细色。

大晋爱美成风，又偏好阴柔美，就连男子也敷粉饰面。谢殊虽是乔装，但身材较普通女子修长挺拔，加之谢谄光这八年来刻意培训，稍稍修饰后便可以假乱真。她本也生得眉眼精致，宽袍大袖的朝服穿在身上意态风流，说不出的风致无双。

嚼舌根的忘了话题，女子们更是失魂落魄，手里有什么便往她车上丢什么。

谢殊微微一笑，放下车帘，遮了无数绮丽心思。

回到谢府，侍从沐白稍一清点，帕子连起来足够做几条床单，瓜果足够吃上十天半个月。

出乎意料，这之后反对之声立减大半，谢殊更是赢得了大批闺中女子的芳心。

大晋风气也算开放，没多久，又有一帮忠心不二的姑娘拉着团给谢殊壮声威，声称谁敢再说她们的丞相出身不好，就要叫对方好看！

天气热得要命，沐白绞了块湿帕子给谢殊擦手，得意道：“公子已在都城中

名声大噪，依属下看，如今能与您相提并论的就只有武陵王一个了。”

谢殊本还挺来劲儿，结果一听到这个名号就软了下去。

武陵王如今执掌天下近半兵权，皇帝这会儿把他调回来分明就没安好心。

这事儿也怪她家老爷子，当初非要把人家挤兑出都城，还偏偏赶在人家快要成家的时候。

武陵王前脚被赶到边疆，后脚新娘子就病死了。这下好，人人都说是谢丞相弄得人家天人永隔，武陵王不恨死谢家才怪！

谢殊拿了把扇子狠狠扇风，一头的汗，对沐白道：“稍后置办些礼品送去大司马府。”

沐白是谢铭光挑出来的，对谢家一根筋的忠诚，谢家又霸道惯了，所以他一听这话就撇起了嘴：“公子这是干什么？您还怕他不成？”

谢殊收起扇子敲了一下他的脑袋：“笔杆子哪儿横得过真刀真枪，别废话，快去吧！”

武陵王要回京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，如今是全城百姓热议的话题，都城那些未被谢殊勾去魂的女子，心里的着落其实都在这儿呢，此时全都活络起来了。

没几日，那毒日头居然过去了，建康城恢复了春日惠风和畅的舒适，而武陵王的队伍恰好也到了城外。

百姓们当即赞叹，不愧是武陵王，一回来连天都变好了啊！

谢殊的扇子反而摇得更用力了，真要命啊！这武陵王得民心就算了，还会赶时机，这下更衬托得她奸佞横行，失道寡助了。

入城当日，城中道路被洒扫一净，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人群。

先有一队人马入城，高举龙旗和“卫”字大旗开道，之后是整齐划一的大部队。领头跨坐马上之人一身窄袖胡服，剑眉星目，其后跟着一架四匹骏马拉着的马车。

众人议论纷纷，那马上之人应当就是武陵王，马车内坐着的是其母襄夫人。不过怎么瞧着又觉得不太像呢？

武陵王卫屹之自幼生得美如珠玉，每一次当街而过都引来人群围观，无不交口称赞。而眼前这马上的人虽然也生得不赖，但建康乃是都城，什么样的美男子没有，他还够不上传闻中的档次吧？

百姓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，乱成一团。

这头纷乱，那头也有人沉不住气，想要凑近队伍去看，却不慎被后面的人推了出去，连带拦街的一位禁军也被一并带着摔倒了，手中长枪刚好插进了车轮里。马匹却未停，马车顿时被拉偏了方向，枪身横扫地面，眼见着就要伤到人。

身着胡服的男子连忙打马上前来制服马匹，却见车内有人探身而出，一只手甩出鞭子带出了那柄长枪。

众人教这幕看花了眼，目光下意识随着鞭子移动，直到那柄长枪插到地上才反应过来，再去看马车，那人早已坐了回去，一片衣角也没露出来。

胡服男子从马上下来，一只手按剑，大步流星。摔倒的禁军和百姓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跪在地上连声求饶。

“罢了，苻玄。”车内传出一把男声，悠悠沉沉，说不出的动人。

被唤苻玄的男子只好退回去，翻身上马，重新开道。

百姓们恍然大悟：“那位才是武陵王吧？”

武陵王这一回都，皇帝开心了，据说当天就召他入宫促膝长谈，一谈就是一宿。他们一宿没睡，谢殊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皇帝视她如同眼中钉肉中刺，武陵王又跟谢家有仇，这两个人凑一块儿，只怕给她准备了不下百种死法了吧？

唉，作孽，这日子要怎么过哟。

皇帝累了一宿，第二日早朝便停了。谢殊这下倒是很感谢他，至少不用一大早起床束胸了。

刚欢快地蹦跶出门，沐白幽幽迎上来说：“公子，武陵王刚刚派人将您送的礼品退了回来。”

沐白早被“谢家大晋第一”的观念洗了脑，一点儿不觉得送礼给武陵王是巴结示好，绝对是施舍，所以现在人家退了礼，他就觉得万分不爽，就差提议谢殊去跟武陵王对干一架了。

谢殊琢磨着武陵王八成是在跟她划清界限，撇了撇嘴道：“算了，随便他吧。”

这之后武陵王一直很低调，借休整之由连着好几日都没早朝。本来谢殊以为暂时是见不着他了，但皇帝陛下很快就按捺不住要显摆自己有了帮手，下令在宫中设宴为武陵王接风洗尘，百官必须到席。

谢殊在房里准备，本想着朝服去，后来一想，武陵王都跟自己划清界限了，何必给他面子？该摆谱的时候就摆谱，遂叫沐白给自己取了便服过来。

沐白那叫一个精神振奋，对她昂扬的战斗力表示万分支持。

宴席定在酉时，谢殊故意掐着点去。刚至宫门，百官已然在列，齐齐整整朝她行礼。

丞相有特许，可以驾车入第一道宫门。谢殊坐在车舆里径自经过，连脸都没露一下。老爷子给的资本不用白不用，这种时候当然要抓住机会狐假虎威。

至第二道宫门，谢殊下了车，宫人来迎。她刚举步要走，自内宫方向缓缓驶来车驾，想必是哪位皇子。不多时，那车上走下来一个十一二岁的男童，正是当今圣上第九子。

谢殊整了整装：“参见……”

“呸！”九皇子狠狠啐了一口，打断了她的参拜，“不过就是个私生子，装模作样地出入宫廷，你也配？”

左右大惊，谢殊自己也有些吃惊。九皇子最得皇帝宠爱，平日里恃宠而骄，但敢当众奚落她还真叫人意外。

她想了想，恍然记起以前皇帝提议过废太子改立九皇子，但被谢铭光阻挠了。



难怪，这又是个仇人。

九皇子犹不解气，与她擦肩而过时狠狠撞了她一下。谢殊猝不及防，一下栽倒，衣裳刚好挂在车轮上。旁边的宫人吓得半死，慌忙来扶，忽而又退开去。

谢殊正诧异，一只手托着她站了起来，只是她的衣角被轮子上的钉子绊着，一起来就“嘶啦”一声裂开了。

“……”她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转头去看那人，却见眼前剑光一闪，顿时吓得脖子一缩，然后她被缠在车轮上的衣角就被划开了。

“参见武陵王。”左右宫人跪了一地。

好！谢殊嘴角抽搐，一上来就割袍断义，实在是太好了！

2

武陵王竟也没穿朝服，一身著草纹绣纛边的霜白袍子，金冠束发，长身玉立。偏偏这等悠闲自得之态，腰间还佩着柄长剑。

皇帝真是偏心得过分啊，居然还允许他佩剑行走宫中。谢殊刚刚腹诽完，武陵王已将剑收起，转头看了过来，她微微一怔。

人道武陵王卫屹之自幼便被称作“玉人”，原本在她这里也只是个说法，此时见到真人才当真有此感受。

眸如点漆、眉似远黛已不足以形容，他只是这般站着，便有叫人移不开眼的本事。衣带当风，广袖鼓舞，自有一番风流气韵，只一记眼神也叫人从心底蜿蜒出诸多遐思来。

据说建康曾有人赞其“远山出岫之姿，皎月出云之貌”，果真是当得起的。

“谢相有礼。”卫屹之抬手行礼，举止端雅。

谢殊的视线在他脸上扫了一圈，忍痛推翻了沐白对他的评价，回了半礼：“武陵王有礼。”

一旁的九皇子看得很不爽，冲过来拉卫屹之：“仲卿哥哥，你做什么帮他？此等奸臣……”

“殿下还是快些去见陛下吧。”卫屹之朝身边宫人使了个眼色，九皇子立即被哄走了。

他转过头来看了一眼谢殊的衣摆，和颜悦色：“方才本王也是无奈之举，谢相莫怪。不知谢相可备了衣裳，本王车驾上倒是有一套，只是怕谢相嫌弃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谢殊皮笑肉不笑，“只要武陵王不嫌弃本相就好了。”

“哪里的话，谢相太客气了。”卫屹之始终笑眯眯的，立即吩咐宫人请谢殊去自己的马车上更衣。

谢殊自己的车舆气派豪华，没想到卫屹之如今身为武陵王兼大司马，座驾却才只是一个五品官的档次。若不是真的品性高尚，便是故意做出来跟她对比，一个贤王一个佞臣，高下立分。狡猾啊！

谢殊命宫人守在车外，登上车去换衣。车内果然备了衣裳，还是崭新的，不过料子着实普通。但即使如此，比起她还未进谢家大门时所穿的也要好多了。

她微微一笑，毫不迟疑地换上。

到了设宴的通光殿，唱名的小太监险些没认出谢殊来。

卫屹之比她高了半个头，肩膀也比她宽阔，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越发宽松，反倒更显风流。不过这料子和做工，分明是庶民的衣服吧？

谢殊并未理会，径自迈入殿内。

这一番耽搁，先前落在她后面的官员们已从别门入殿，纷纷落座。此时见她进来，个个都大张着嘴震惊凌乱了。

谢殊不慌不忙，抬手拢着朱唇轻轻一咳，左右立即惊醒，个个起身向她行礼。

帝王端坐上方，见她这般装束，皱眉道：“谢相，你来迟也便罢了，怎么着装如此不庄重？武陵王刚刚归都，你是百官之首，这便是待客之道？”

谢殊自然明白他是在挑拨，盈盈一笑，双眸璀璨，扫向卫屹之。他也自案后抬眸看她，笑意盎然，丝毫看不出敌意。他身旁坐着的九皇子却是无论如何也忍不住笑容，就差放声大笑了。

“陛下恕罪，微臣入宫途中遇着些事情，不慎刮破了衣裳，这才耽搁了。这身衣裳还是武陵王所赠，微臣那个感动啊……”谢殊摇头晃脑，“武陵王如今身兼大司马，位高权重，竟然生活如此朴素，不仅马车造的普通，连衣裳也与庶民无异，不愧是我大晋良臣，微臣真是越想越钦佩，深觉陛下当赐其黄金千两以示嘉许。”

皇帝莫名其妙，明明是她钦佩，怎么要他出钱？

“黄金千两就不必了，陛下厚爱，微臣早已铭记在心。”卫屹之接过头，立时宽了皇帝的心。他上下打量一番谢殊，眉眼间笑意愈深：“这身衣裳穿在谢相身上倒也适合，尤为贴合谢相的气质。”

四下一片寂静，九皇子却终于没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这一笑，官员里也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只是很快又生生压了下去。

谢殊早知道自己出任丞相不仅惹了皇帝和几大世家不满，就连谢铭光那些心腹当中也有人不满，所以卫屹之这一回来，立即就有人开始动摇观望。

身份的确是个问题，但她连女扮男装都敢，这点血统问题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。

“此话当真？”她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还很兴奋，“谁人不知我大晋朝风流名士，除了琅邪王敬之便是您武陵王。如今我穿着您的衣裳被您本人夸赞若斯，当真是受宠若惊。不想本相俗陋至此，竟还能入得了您的眼，惭愧啊惭愧。”

众人再不好取笑。

谢殊说完便朝左首位置走去，缓步款款，不似处在庙堂，倒似走在十丈竹林，周遭落英缤纷，她却不沾红尘，似一介世外过客。

卫屹之幼负盛名，眼比天高，此时也不禁多看了她几眼。待她在位置前停下，忽而侧目看来，手中折扇轻展，遮了轻勾的唇角，只露出一双粼波隐隐的双眼，



竟叫他微微失神。

不愧是陈留谢氏之后。他敛眸望进酒盏，唇边带笑。

酒过三巡，皇帝却还记着谢殊要套他黄金的仇，便提议要找个乐子，这事就由丞相出头。

这厢九皇子也没放过谢殊呢，他与卫屹之交好，认定谢殊方才是得了卫屹之的好处还卖乖，有意替他出气，便提议道：“父皇前日不是还说起朝臣年年都讲政绩？依儿臣看，还得讲一讲风评。今日百官在列，武陵王又恰好归都，我们不妨来评一评这朝中最当得起‘好’字的大臣是哪位，如何？”

这话要是皇帝或者任何一个官员提都不合适，但九皇子年纪小，又一向受宠，在座众人自然也不好说什么。

官员们也有数，今日的主角是武陵王，他的名声好得很，届时只管推举他没准错。不过面前还坐着个谢丞相呢，事情不太好办啊。

谢殊心里只觉得好笑，满朝文武谁不知道她是奸佞之后，如今行的也是奸佞作风，“好”字还真的是跟她八竿子也打不着。九皇子这是欺负她上瘾了呢。

偏生皇帝也不让她省心，头一个就问她：“谢相既是百官之首，便由你说说，这满朝之中，何人当得起一个‘好’字啊？”

百官齐齐松了口气，这种事谁开口谁倒霉，还是让丞相自己说好。

谢殊也不起身，朝皇帝拱了拱手，一本正经道：“微臣觉得这满朝之中，当得起如此风评的人，只有微臣自己。”

“噗！”九皇子一口酒水全喷了出来，一张脸青红皂白好不精彩。

卫屹之却仍旧只是微笑，手中酒杯搁了下来，仔细盯着她，似乎来了兴趣。

皇帝被她的厚颜无耻震惊了一下：“怎么说？”

谢殊撩袖执了折扇在手中，神情坦然自若：“陛下也知道微臣身份低微，自入朝以来不知遭了多少白眼。可是微臣呢？不仅没被流言蜚语打倒，还时刻秉持丞相之责尽忠职守。微臣难道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励志典型吗？如何当不起这个‘好’字？”她说得甚是动情，眼波一转，隐隐含泪，差点叫皇帝也心生恻隐。

大概是没见过这样的，皇帝一时间也哑口无言了。

谢殊霍然起身道：“为防有人说本相狡辩，今日不妨来个票选。诸位大人也不用写上姓名，觉得谁当得起这个‘好’字便将他的大名写在纸上就是，届时由九殿下亲自唱票，陛下亲自公布结果，也算公平不是？”

大家都不敢吱声，卫屹之倒开了口：“听起来倒是很有意思，陛下以为如何？”

皇帝干咳一声，武陵王的面子多少要卖，便点了点头：“那便这么办吧。”

宫人们端着笔墨纸砚鱼贯而入，倒也迅速，很快便有了结果。

九皇子站在皇帝面前一个个唱名，皇帝身边的祥公公负责记录，最后一清点，出乎意料，还真的是谢殊，堪堪多出武陵王一票。

“不可能！”九皇子气得甩袖下了台阶，皇帝也皱起眉头，只有卫屹之和谢

殊二人面不改色，仿若现在讨论的不是他们俩人。

这下气氛变得很是微妙，皇帝渐渐感到了无趣，一场宴会没讨到好处，还让谢殊大出风头，龙心不悦，很快便借口头晕提前离席了。

谢殊见状也立即告辞。她是丞相，要摆谱也叫人无可奈何，只是惹得九皇子愈发不快。

“庶民之后就是不懂规矩！”

卫屹之端着酒盏抬眸望了一眼她急匆匆离去的背影，但笑不语。

谢殊一路疾走，连宫女们抛的媚眼也顾不上，刚出宫门，沐白迎了上来，她急急吩咐道：“笔墨伺候。”

“是。”沐白毫不拖沓，扶她上了车舆，点亮灯笼，找出笔墨纸砚。

谢殊将折扇一展，将纸铺在扇面上又描又画，时不时停下回忆一番，忙了好一会儿才停了笔。

“喏，将这上面我写出来的名字誊抄下来。”

沐白接过来，这才敢问：“公子这么着急，写下的是什么？”

“倒不是着急，只是时间仓促，怕把记下的东西给忘了。”她展开折扇扇了扇风，一颗提着的心才缓缓落回去。

今日顺着九皇子的杆子提出这票选的主意，无非就是想试试底。她在宴席上记下了官员们的座位，而宫女是按顺序收的众人的提名，九皇子唱名也是按顺序来的，只要对号入座，便可知道哪些人选了她，哪些人没选她。

如果本就不是谢家的人，倒也无可厚非，但若是谢家的人却没选她，那便该有所动作了。

她闭着眼睛在心里仔细盘算，忽而一愣，将沐白手里的纸接过来看了又看，嘴角抽搐：“不会吧……”

卫屹之竟也选了她！这……一定是她自己记岔了吧？

3

卫屹之出身河东卫氏，这也是个名望滔天的大世家。

想当初卫家也雄起过的，就连当今太后也是出自卫氏，可惜后来被联合起来的王谢二家斗败了。那两家斗完卫家又玩互斗，最后谢家一举夺魁，光辉起势，一起就是好几十年。

所以卫屹之与谢殊之间的仇，往小了说是个人终身大事被误，往大了说就是家族大业了。

比起其他卫家人，卫屹之的母亲襄夫人才是最有家族担当的豪杰。她出身名门，有柳絮才名，虽是女子，在大晋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不过比名号更响的，是她那火爆脾气。

卫屹之前脚回到大司马府，襄夫人后脚就冲过来问：“如何如何？那个姓谢



的臭小子是不是羞愤地想跳河了？”

卫屹之笑咪咪地握住她的手：“母亲大人白日里见过九殿下，原来就是合计这事去了？我说我那好好的一身衣服怎么就换成粗布料子了呢。”

襄夫人红光满面：“为娘是不是替你报了仇了？那姓谢的老混蛋害我没能早日抱上孙子，我岂能饶了他孙子！”

卫屹之笑而不语，只当默认，好宽她的心。

皇帝显然是被宴会刺激得不轻，第二日又宣布停了早朝。但偏偏其他官员都早早收到了消息，只有谢殊是到了宫内才被告知此事。

白跑一趟。得，就当锻炼身体了呗！

卯时还未过，太阳不过刚刚露脸。谢殊一身朝服往回走，沿路跪了一地的小宫女，个个都拿眼瞟她。那如画的眉眼被庄重的朝服一衬托，越发夺目，宽袍大袖加身，行动有风，更添风韵。

谢殊在朝堂上装模作样，私下里却好玩闹，瞥见有宫女偷看她，还故意朝对方挤了挤眼，这下直把人家小姑娘羞得脸埋到膝盖上了。

登上车輿出了宫门，不多时，忽见前方出现了武陵王的马车，正从对面驶来。谢殊本还以为看错了，连忙叫停，定睛一看，卫屹之已经揭了帘子探出脸来。

“咦，武陵王这是要去上朝？”

卫屹之含笑点头：“今日有些事情耽搁了，来晚了些。怎么，看谢相的架势，莫非早朝已经结束了？”

谢殊失笑：“哪里，陛下昨日多饮了几杯，今日早朝停了。本相还以为只有丞相府没接到知会，不想连大司马府也是啊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卫屹之面露恍然，“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就与谢相一同原路返回吧。”

“如此甚好。”谢殊放下车帘，对沐白笑道，“真是会做人的，怕我因此嫉恨陛下，便做出匆匆赶来的模样，好证明陛下不是有意针对我。”

沐白“啊”了一声：“属下还以为武陵王是真没接到通知呢。”

“陛下那么重视他，就是满朝文武都不通知，也不可能不通知他啊。”谢殊慈爱地摸摸沐白的脑袋瓜，“你是个单纯的好孩子，要保持哦。”

春日正浓，丞相府的豪华车輿和武陵王那朴素的车驾并排驶于城中大道，顿时惹来众人围观。

沐白撅嘴道：“没礼数，就算是郡王兼大司马，那也比公子您这个丞相低一级，怎能与您的车驾并驾齐驱？”

谢殊摇着扇子笑了笑。这就是武陵王为人的狡猾之处，若是处处隐忍，只会惹她提防，若是有意露出锋芒，反而叫人觉得不足为惧。当时他在宴会上故意借一身衣裳刁难她，八成也有这原因。

她叹了口气，此人心思深不可测，实在是难对付啊。

就这当口，卫屹之忽然叫了她一声。谢殊挑起帘子，便见他一张明若珠玉的

脸浸在日光里，唇边点点笑容恨不能融化了他人的视线。

周围女子的惊呼声此起彼伏，武陵王入城当日都没露脸，今日冷不丁就揭了帘子，怎能不叫她们惊喜？而随着谢殊一露脸，另一拨女子的惊呼声又响了起来，简直带着与刚才那声音一较高下的气势。

谢殊朝卫屹之露出个无奈的表情：“武陵王忽然叫本相所为何事？”

卫屹之忽而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：“无事，只是想看看谢相是不是如传闻中那般受追捧罢了，看来是真的。”

谢殊微微眯眼：“听这话的意思，莫非武陵王是想跟本相一较高下？”她用扇子轻轻抵着脸颊，“就为了这一张面皮？”

卫屹之尚未答话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已有人丢了瓜果到谢殊的车舆上，显然是被她无意中的举动迷了心神。

“看，本王还没说什么，比试居然已经开始了呢。”卫屹之笑着放下窗格上的帘子，那边又有人丢了瓜果到他马车上。

一时间大街两边围满了人群，纷纷投掷瓜果，一左一右各自站队，壁垒分明，就连沐白和苻玄都被拿出来分了个高下。

双方主要阵容更是从无声的较量发展到了有声的对吼，一方说我家丞相美貌绝伦才华盖世；另一方说我家郡王风华无双战功卓著，各自把追捧的人吹上了天。一直到车驾驶过长长的大街，双方车驾在岔口停下，即将作别。

谢殊挑帘下了车，走到卫屹之车边道：“尝闻河东卫氏多出美男子，今日这一遭行走，本相深以为然。武陵王果真貌动天下，难怪会被掷果盈车啊。”

卫屹之也亲自下了车，暗纹织锦的玄色朝服穿在他身上贵气天成，他温和笑道：“谢相谬赞了，本王哪里比得上谢相分毫呢？”

两个人虚情假意彼此谦虚了一番，谢殊忽然面露赧色，干咳一声道：“本相方才瞧您车上被投了不少石榴和李子，说来惭愧，本相所好之物甚少，却偏偏爱吃这两样东西，不知……”

卫屹之轻轻一笑，当即道：“苻玄，将本王车上的石榴和李子挑出来放到丞相车上去。”

苻玄皱了一下眉，但还是乖乖照办去了。

不出片刻，悄悄尾随观望的百姓便将此事传扬开了：“你们都别争了，连武陵王自己都赠了丞相瓜果，那分明就是甘拜下风的意思！”

“哈哈！就说我家谢相大晋第一美吧！”谢殊的拥趸趾高气扬。

“不不不！我不信！”卫屹之的拥趸昏了三个。

双方作别后许久，苻玄隔着帘子低声问卫屹之：“郡王何必如此纵容丞相？他分明是要耍花招取胜。”

“无妨，本来这比试也是本王随口胡诌起来，大丈夫立于天地，何须靠一张脸？”卫屹之说着，忽而低笑起来，“不过，这个谢相还真有几分意思。”



有意思的谢丞相一回到相府就跪坐案后专心吃石榴，沐白一边给她剥皮一边得意扬扬地说：“我就说那个武陵王比不上公子您啊。”

谢殊不以为意地撇撇嘴：“话别说太满，光是手握重兵还能被陛下器重这点，公子我就得佩服他。”沐白不屑地翻了个白眼。

院内已经掌上灯，老管家走到书房门口，对满地的石榴皮视而不见，禀报说：“公子，大司马府上有下人送了件东西来给您。”

“哦？”谢殊从案后起身，“拿来看看。”

沐白立即去门口接，原来是套素白的衣裳，他拿在手里看了看，意外道：“公子，这不是您那日穿去赴宴的便服吗？”谢殊接过来一看，还真是。

当时她一看到那件粗布衣裳就知道武陵王是有意拿出身问题膈应她，换完衣服后就特地把自已这身破了的便服留了下来，看起来像是忘了拿，其实是“回礼”。

意思是：哎呀看你好穷，本相这身衣裳虽然破了但还挺值钱，就打发了吧。现在衣服又被送了回来，难道卫屹之也有“回礼”？

谢殊带着这心情展开衣裳仔细一看，却是一怔。

那截被剑斩断的衣角已经拼了回去，接缝处是用上好赤金丝线做出的纹绣，看起来倒更精致华贵了。

“来人可还说了什么？”

管家道：“来说武陵王亲口吩咐要将衣服送到公子手上，这上面的赤金丝线乃是与吐谷浑作战所得的战利品，权作之前对您送礼地还礼。”

谢殊好笑：“可他也没收我的礼啊。”

“武陵王说那是无功不受禄，但这衣裳是他亲手划破的，自然要完璧奉还。”

谢殊点点头：“我明白了，这是在示好呢。”

她口中啧啧两声，那日宴席间卫屹之先奚落她，后面又给了她一票，跟这应该是一个意思。这个对手果然强大，瞧这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，弄得你完全不知他在琢磨什么，若是沉不住气，反而要自乱阵脚。

她将衣服交给沐白，吩咐他仔细收好，毫不客气地受了这礼。

忙完这些，刚想继续坐回去吃石榴，管家居然去而复返。

“公子公子，不好了，老奴方才得知消息，冉公子寻短见了！”

谢殊被一口果肉呛到，咳了半天，心里直纳闷，冉公子是哪位？

4

谢家是个大家族，光是住在相府里的就有近百来号人。谢殊进谢家比较晚，以前每日又被谢铭光速着教育这个教育那个，压根儿没机会与别人接触，所以根本不认识几个人。

管家急匆匆地去处理冉公子的事了，她没心情再吃什么石榴，问沐白道：“这个冉公子是什么人？”